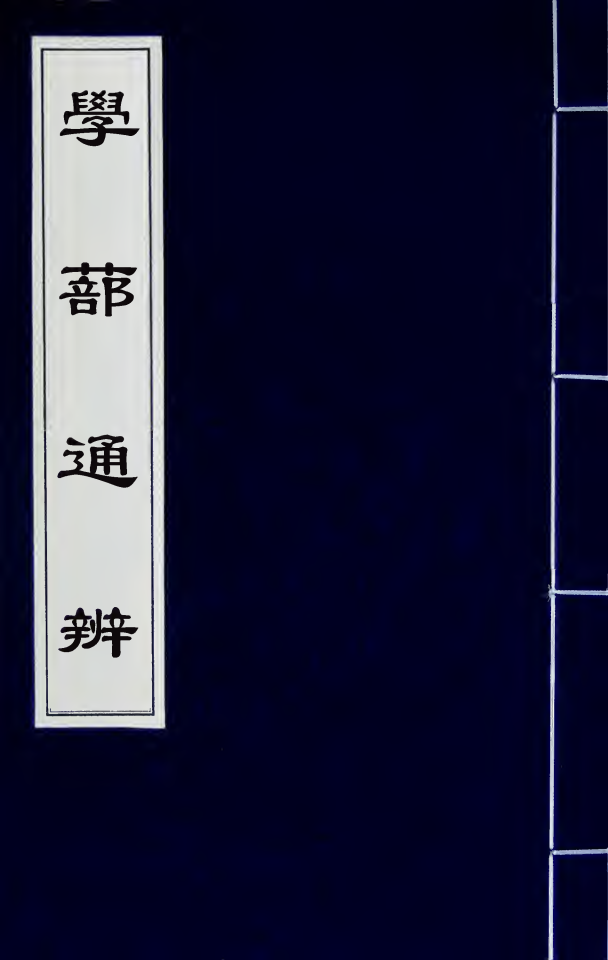

學蔀通辨

學蔀通辨後編叙

或曰子所著學蔀通辨前編其於朱陸同異之辨明矣乃復有後編之作者何曰前編明朱陸之異而此編則其所以異也夫陸子之所以異於朱子者非徒異於朱子已也以其異於聖賢也異於聖賢如之何而不異於朱子也陸子之所以異於聖賢者非徒異於聖賢已也以其溺於禪佛而專務養神一路也溺於禪佛而專務養神一路雖欲不異於聖賢不可得矣嗚呼養神一路象山禪學之實也異於聖賢異於朱子之實也而近世學者不察焉相率而輕信其自

大之言曰陸氏之學尊德性也陸氏先立乎其大也
而不知其假似以亂真也援儒以入佛也借儒以掩
佛也有許多弊也幾何而不中於朱子謂近世人大
被人謾又謂分明被他塗其耳目至今猶不覺悟也
嗚呼陸氏之學為塗為蔀已數百年學者見聞習熟
矣近歲又益以程篁墩諸人之蔀如塗塗附焉此說
天下已成風極重有難反之勢矣驟聞區區此論未
有不愕然以駭者志道君子但請毋貴耳賤目虛心
細閱此編一過則將先張之弧後說之弧殆有不足
以揄之者矣或猶不然則此編奚翅覆瓿東莞清瀾

居士陳建謹叙

學蔀通辨後編卷上

此卷所載著象山師弟作弄精神分明禪

借儒書以遮掩之也此爲勘破禪陸根本

朱子答許中應書云世衰道微異端蠭起近年以來乃有假佛釋之似以亂孔孟之實者其法首以讀書窮理爲大禁常欲學者注其心於茫昧不可知之地以僥倖一旦恍然獨見然後爲得蓋亦有自謂得之者矣而察其容貌辭氣之間修己治人之際乃與聖賢之學有大不相似者左右於此無乃亦惑其說耶夫讀書不求文義玩索都無意見此正近年釋氏所

謂看話頭者世俗書有所謂大慧語録者其說甚詳試取一觀則其來歷見矣朱子文集

朱子曰金溪學問眞正是禪欽夫伯恭緣不曾看佛書所以看他不破只某便識得他試將楞嚴圓覺之類一觀亦可粗見大意朱子語類

按陸學來歷本假佛釋故必先識佛學然後陸學可辨也否則雖南軒東萊之賢亦看他不破矣故今此編詳陳佛學爲證以此也大慧語録楞嚴圓覺皆禪宗佛要也朱子又嘗答趙詠道書謂讀近歲佛者之言則知其源委之所在此事可笑非而

見極談不能盡其底裏愚爲此編正是代朱子極談以盡象山之底裏窮象山之源委然後見此事之真可笑也下文精神之說正象山源委所在故首陳之

朱子曰佛學只是弄精神

又曰禪學細觀之只是於精神上發用　並朱子語類

又答潘恭叔書曰釋氏之病乃爲錯認精神魂魄爲性

又答連嵩卿書曰爲此說者只是於自己身上認得一箇精神魂魄有知有覺之物即便目爲己性把持

作弄到死不肯放舍謂之死而不亡釋氏之學本是如此今其徒之黠者往往自知其陋而稍諱之却去上頭別說一般玄妙道理雖若滉漾不可致詰然其歸宿實不外此 並朱子文集

按漢書論佛氏之旨云所貴修鍊精神以至爲佛其言正與朱子合或曰佛氏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朱子漢書專以精神言何也曰精神即心也心者精神之舍而虛靈知覺作用運動則皆精神之發也故禪學其始也絕利欲遺事物屏思慮尊虛靜無非爲修鍊精神計及其積久也精神凝聚澄瑩

豁然頓悟則自以爲明心見性光明寂照神通妙用廣大無邊一皆精神之爲也漢書之言朱子之論得其要矣象山之學何莫非原於此

陸子曰精神全要在內不要在外若在外一生無是處

初學者能完聚得幾多精神纔一霍便散了某平日如何樣完養故有許多精神難散

人精神在外至死也勞攘須收拾作主宰收得精神在內時當惻隱即惻隱當羞惡即羞惡誰欺得你誰瞞得你見得端的後常涵養是甚次第

初教董元息自立收拾精神不得閑說話漸漸好後
被教授教解論語却反壞了
朱元晦泰山喬嶽可惜學不見道枉費精神遂自擔
閣
因歎學者之難得云我與學者說話精神稍高者或
走了低者至塌了吾只是如此吾初不知手勢如此
之甚然吾亦只有此一路
或有議先生之教人專欲管歸一路者先生曰吾亦
只有此一路 並象山語錄
按象山講學專管歸完養精神一路其爲禪學無

所逃矣象山每以孔孟爲辭今攷魯論一部孟子七篇未聞有一言及於精神而惟釋氏之自私自利者乃專務之象山之情昭然矣下文反復辨證益詳益明

按孔叢子有云心之精神是謂聖陸學宗祖全在此一語朱子嘗謂孔叢子是後人僞作鄙陋之甚理既無足取而辭亦不足觀陸學一派乃以與其禪見偶合尊信而專主之不亦謬乎按莊子曰神全者聖人之道又曰精神聖人之心觀此則作孔叢子當是莊列者流

朱濟道說臨事疑恐做事不得陸先生曰請尊兄郎今自立正坐拱手收拾精神自作主宰萬物皆備於我何有欠闕當惻隱時自然惻隱當羞惡時自然羞惡當寬裕溫柔時自然寬裕溫柔當發強剛毅時自然發強剛毅　象山語錄

朱濟道與人書云陸先生所以誨人者深切著明大槩是令人求放心學者相與講切無非此事不復以言語文字為意令人仰歎無已其有意作文者皆令收拾精神涵養德性根本既正不患不能作文　象山年譜

又曰千古聖賢只是辦一件事無兩件事　象山語錄

佛書云惟有一乘法無二亦無三又云惟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文殊曰善哉無有言語文字是真入不二法門也今陸學專主收拾精神一路以爲求放心不復以言語文字爲意非是真入不二法門也邪

陸子曰顏子爲人最有精神然用力甚難仲弓精神不及顏子然用力却易然顏子精神高旣磨礲得就實則非仲弓所能及也

謂李伯敏曰吾友近來精神都死却無向來亹亹之意湏磨礲鍛鍊方得此理明

窮究磨煉一朝自省 並象山語錄

按佛氏修鍊精神陸氏亦磨鍊精神同歸一致頗子何人乃亦以磨礲精神誣之耶一朝自省頓悟法也如下文所陳下樓之覺鏡象之見之類是也

按象山嘗云歐公本論固好然亦只是說得皮膚看唐鑑一段門人曰終是說骨髓不出象山曰後世亦無人知得骨髓去處又嘗論讀書謂須是就血脉骨髓理會今學者讀書只是解字更不求血脉愚謂象山此言雖云矜誇而實切中後學病痛蓋象山血脉骨髓全在養神一路而近世學者爲

所遴擒鮮克知之也今此編細與拈出其禪自明

詹阜民記象山舉公都子問鈞是人也一章云人有五官官有其職某因思是便收此心焉惟有照物而已他日侍坐先生謂曰學者能常閉目亦佳某因此無事則安坐瞑目用力操存夜以繼日如是者半月一日下樓忽覺此心已復澄瑩中立竊異者遂見先生先生目逆而視之曰此理已顯也某問先生何以知之曰占之眸子而已因謂某道果在邇乎某曰然昔者嘗以張南軒所類洙泗言仁書考察之終不知仁今始解矣先生曰是即知也勇也某因對曰不惟

知勇萬善皆是物也先生曰然象山論錄

按無事安坐瞑目操存此禪學下手工夫也即象山之自立正坐收拾精神也即達磨面壁靜坐默照之教宗杲無事省緣靜坐體究之教也一日下樓忽覺此心澄瑩則禪學頓悟識心之效驗也所引道在邇等語則推援之說也所謂照物即佛家光明寂照之照楊慈湖謂道心發光如太陽洞照王陽明亦以良知為照心

鶴林玉露云子曰道不遠人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有尼悟道詩云盡日尋春不見春芒鞵踏遍

朧頭雲歸來笑撚梅花嗅春在枝頭已十分亦朧

灑可喜按此即與禪陸同一推援之見詹阜民謂

考察洙泗言仁書終不知仁即晝日尋春不見春

芒鞵踏遍朧頭雲也因瞑目澄心而始解即歸來

笑撚梅花嗅春在枝頭已十分也愚謂夫子所謂

道不遠人指人倫日用子臣弟友之道而言也孟

子所謂道在邇亦指親親長長而言也其視阜民

之所覺妖尼之所悟萬萬不倫今乃推援牽合誣

之甚矣論學如此是何異趙高指鹿爲馬

詹阜民字子南象山嘗與詹子南書云日享事實

之樂而無暇辨析於言語之間又云得其事實亦不泥其辭說又云若事實上特達端的言語自不同又云吾友相信之篤頗知反已就實深以爲喜愚按象山文集每稱事實如此者非一初讀莫知其所謂及看破語錄無事安坐瞑目澄心之說然後知其事實在此也然後知象山凡稱實學實行踐實務實之類皆是指此也然後知象山凡說道說仁說此心此理之類皆無非此也學者於此等緊要處識破然後不爲象山之所誑惑也已

徐仲誠請教陸子使思孟子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

而誠樂莫大焉仲誠處堂一月一日問之云仲誠思得孟子如何仲誠荅曰如鏡中觀花曰見得仲誠也是如此顧左右曰仲誠眞善自述者因說與云此事不在他求只在自家身上旣又微笑而言曰已是分明說了也少間仲誠因問中庸以何爲要語荅曰我與汝說內汝只管說外 象山語錄

按此即與詹阜民所記相發仲誠處堂一月而有鏡中之見阜民安坐半月而有下樓之覺其工夫效驗一也仲誠以鏡中觀花爲思得孟子阜民以下樓之覺合洙泗言仁其推援强合一也鏡中觀

花之見正禪家要妙然其言引而不發觀慈湖遺

書始說得分明

楊慈湖行狀云慈湖初在太學循理齋嘗入夜憶先

訓默自反觀巳覺天地萬物通爲一體非吾心外事

至陸先生新第歸來富陽慈湖留之夜集雙明閣上

數提本心二字因從容問曰何謂本心適平旦嘗聽

扇訟陸先生即揚聲荅曰適斷扇訟見得孰是孰非

者即本心也慈湖聞之忽覺此心澄然清明亟問曰

止如斯耶陸曰更何有也慈湖即北面納拜終身師

事焉毎謂某感陸先生尤是再荅一語更云云便支

離去已而沿檄宿山間觀故書猶疑終夜坐不能寐天瞳瞳欲曉忽灑然如物脫去乃益明後居妣喪更覺日用應酬未能無礙沈思屢日偶一事相提觸亟起旋草廬中始大悟變化云爲之旨縱橫交錯萬變虛明不動如鑑中象矣慈湖遺書

慈湖名簡字敬仲浙東慈溪人象山高第門人也慈湖頓悟始於太學之反觀而成於雙明閣之授受

按鑑中影象之見慈湖一生言之其作邵融記曰心之精神是謂聖此心虛明無體洞照如鑑萬物

畢見其中而無所藏其作臨安學記曰日用平常
變化云爲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如鑑中
萬象實虛明而無所有夫是之謂時習而說之學
夫是之謂孔子爲之不厭之學其見訓語曰仁人
心也人心澄然淸明如鑑萬象畢照而不動焉又
曰渾渾融融如萬象畢見于水鑑之中夫是之謂
仁又謂之道愚按此正佛氏弄精神之故智所謂
識心見性卽識此見此也慈湖爲得妄指爲仁爲
道爲孔子之學邪吾不識仁與道乃有形影之物
可玩弄如此謬妄推援指鹿爲馬可駭可笑

按華嚴經言第一真空絶相觀第二事理無礙觀第三事事無礙觀譬如鏡燈之類包含萬象無有窮盡傳燈錄謂盡十方世界是自巳光明盡十方世界在自巳光明內謂心如明鏡臺謂心月孤圓光吞萬象觀此則知慈湖鏡象之說之來歷矣陳白沙謂一片虛靈萬象存王陽明謂良知之體皦如明鏡亦即此意

朱子荅廖子晦書云鳶飛魚躍道體無乎不在觀勿忘勿助之間天理流行正如是爾若謂萬物在吾性分中如鑑之影則性是一物物是一物以此照彼以

彼入此也橫渠先生所謂若謂萬象爲太虛中所見
則物與虛不相資形自形性自性者正譏此耳朱子文集
廖子晦名德明宋史稱其少學釋氏後乃從朱子
受業以書質於朱子曰明道先生云鳶飛戾天魚
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同竊
謂萬物在吾性分中如鑑中之影仰天而見鳶飛
俯淵而見魚躍上下之見無非道體之所在也方
其有事而勿正之時必有參乎其前而不可致詰
者活潑潑地智者當自知之子晦所見蓋卽同慈
湖也朱子以此書荅之而子晦大悟其失復書曰

鑑影之惑非先生之教幾殆某昔者閒居默坐見
夫所謂充周而洞達者萬物在其中各各呈露遂
以鑑影之譬爲近故推之而爲鳶魚之說竊以爲
似之先生以太虛萬象而闢其失某讀之久始大
悟其非若爾則鳶魚吾性分爲二物矣思按了晦
鑑影之說尤足發禪陸之蘊故著之
按明道謂鳶飛魚躍一段子思喫緊爲人處與必
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會得時活潑
潑地會不得時只是弄精神今按鑑影之惑正是
弄精神也

按萬物皆備之語孟子與陸學俱言之然孟子之萬物皆備以萬物之理言也陸學之萬物皆備以萬物之影象言也儒釋不同肯綮只此朱子荅胡季隨書云聖賢本意欲人戒慎恐懼以存天理之實非是教人揣摩想像以求見此理之影也正明此意因知記詩云鏡中萬象原非實心裏些兒却是真須就這些明一真莫將形影弄精神亦明此意

楊慈湖書炳講師求訓曰簡之行年二十有八也居太學之循理齋時首秋入夜僕以燈至其坐于床思

先大夫嘗有訓曰時復反觀簡方反觀忽覺空洞無
內外無際畔三才萬物萬化萬事幽明有無通爲一
體略無縫罅疇昔意謂萬象森羅一理貫通而已有
象與理之分有一與萬之異及反觀後所見元來心
體如此廣大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即達磨謂從
上諸佛惟以心傳心即心是佛除此心外更無別佛
汝問我即是汝心我答汝即是我心汝若無心如何
解問我我若無心如何解答汝觀此益驗即日用平
常之心惟起意爲不善此心至妙奚容加損日月星
辰即是我四時寒暑即是我山川人物即是我風雨

霜露即是我鳶飛魚躍無非我如人耳目口鼻手足之不同而實一人人心如此神妙百姓自日用而不知　慈湖遺書

按此即鏡中萬象之見按此推援儒佛尤明象山嘗因宇宙字義之悟謂元來無窮人與宇宙皆在無窮之中又謂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等語正同此禪機但象山引而不發而慈湖始發其蘊究陸學一派惟象山工於遮掩禪機最深學者極難識得他破至慈湖輩禪機始露稍加考證其禪便自瞭然矣傳燈錄招賢大師云盡十方世界

是沙門眼盡十方世界是沙門全身盡十方世界是自己光明盡十方世界在自己光明內盡十方世界無一人不是自己此論即象山慈湖宗祖橫渠張子嘗謂佛學蔽其用於一身之小溺其志於空虛之大語大語小流遁失中此語切中其病矣

陸子曰今一切去了許多謬妄勞攘磨礲去圭角浸潤著光精與天地合其德云云豈不樂哉

吾於踐履未能純一然纔自警策便與天地相似並象山語錄

光精與天地合德警策與天地相似語其約也慈

湖反覩之訓道其詳也約者引而不發詳者無隱乎爾

楊慈湖訓語曰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心之精神是謂聖精神虛明無體未嘗生未嘗死人患不自覺耳一日洞覺則知生死之非二矣則為不虛生矣慈湖遺書

慈湖此語卽佛氏形有死生眞性常在卽以神識為不生不滅象山謂人與宇宙皆在無窮之中陳白沙謂神理為天地萬物主本長在不滅卽此也

按象山講學好說宇宙字蓋此二字盡上下四方往古來今至大至久包括無窮也如佛說性周法

界十方世界是全身之類是以至大無窮言也如說法身常住不滅覺性與太虛同壽之類是以至久無窮言也此象山宇宙無窮之說吾心宇宙之說一言而該禪學之全也陳白沙曰終日乾乾收拾此而已斯理也干涉至大無內外無終始得此欛柄入手更有何事往古來今上下四方都一齊穿紐收合會此者天地我立萬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矣此言尤發明象山宇宙之旨禪學作弄精神至此極矣程子謂佛氏打入箇無底之壑朱子謂佛氏只是說箇大話謾人陸學卽同此弊

楊慈湖訓語曰簡行年二十有八居太學夜坐反觀忽覺天地内外森羅萬象幽明變化有無彼此通爲一體後因承象山先生扇訟是非之荅而又覺澄然淸明一日因觀外書有未解而心動愈觀而愈動掩書夜寢心愈窘不寐度至丁夜忽有黑幕自上而下而所謂窘者掃迹絶影流汗沾濡泰然旦而寤視外物無二見矣慈湖遺書

黒幕之見奇特之甚流汗之說爲禪益彰羅整菴云予官京師偶逢一老僧問何由成佛渠漫舉禪語爲荅云佛在庭前栢子樹愚意其必有所謂爲

之精思違旦攬衣將起忽怳然而悟不覺流汗通體旣而得禪家證道歌一編讀之如合符節自以爲至奇至妙後潛玩聖賢言語始覺其非朱子答吳斗南書云道只是君臣父子日用常行當然之理非有玄妙奇特不可測知如釋氏所云縣然大悟通身汗出之說也觀此儒佛明矣

慈湖詩云惜也天然一段奇如何萬古罕人知只今步步雲生足底用思爲㡳用疑鏡象之見分明奇特

稼山云子靜弟高明自幼已不同遇事觸物皆有省

象山年譜

發嘗聞鼓聲震動牕櫺亦豁然有覺其進學每如此

按禪家有聞聲悟道之機傳燈錄記嚴智禪師一日瓦礫擊竹作聲廓然省悟正是如此然此語終亦引而不發觀下文慈湖誌語始發象山之蘊

楊慈湖誌葉元吉妣張氏墓謂元吉自言嘗得某子絕四碑一讀知此心明白廣大異乎先儒繳繞回曲之說自是讀書行已不敢起意後寐中聞更鼓聲而覺全身流汗失聲歎曰此非鼓聲也如還故鄉終夜

不寐夙興見天地萬象萬變明暗虛實皆此一聲皆
祐之本體光明變化固已無疑而目前常若有一物
及一再聞其警誨此一物方泯然不見元吉弱冠與
貢孺人不以爲善聞聲而大警悟孺人始喜慈湖遺書
按禪家悟道必以夜亦是奇怪昔六祖傳法於五
祖也以三更時玆慈湖悟法於象山也以夜集雙
明閣他如慈湖太學山間黑幕諸悟與葉元吉此
悟一皆是夜皆夜卧寤寐恍惚之間羅整菴所說
京師之悟亦然餘不言晝夜者可類推矣伊川先
生謂如人睡初覺時乍見上下東西指天說地禪

家所見豈只是此模樣耶柰何指此爲識心見性

吾斯之未能信胡敬齋謂禪家見道只如漢武帝

見李夫人只是見出一箇假物事以爲識心見性

其實未嘗識心未嘗見性也此言深切禪病葢漢

武見李夫人正是見夜間形影恍惚也

陸子曰徹骨徹髓見得超然於一身自然輕自然靈

人爲學甚難天覆地載春生夏長秋歛冬肅俱此理

人居其間要靈識此理如何解得

宿無靈骨人皆可以爲堯舜謂無靈骨是謂厚誣

陸學師弟鏡象諸見是謂靈識靈見且有靈骨矣下文慈湖靈明靈覺靈光等語卽同宿無靈骨本

禪語

楊慈湖奠馮氏妹辭云吾妹姓質靈明覰古黙契靈覺天然萬古鮮儷士而能覺已足垂芳千古婦而能覺古惟太姒自玆以降以倬行稱於史固不乏求其內明心通惟龎氏毋子及吾妹斯其每歎其未有與擬靈光溥其無際神用應酬卷舒雲氣亦猶鏡象參差來備四時之錯行日月之代明吾妹靈明之妙正如此慈湖遺書

朱子嘗荅陳正己謂爲靈明之空見所持而不得從事於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之實今按象山慈湖正是爲靈明之空見所持也龐氏毋子按輟耕錄襄州居士龐蘊妻龐婆舉家修禪有男不昏有女不嫁大家團欒頭共說無生話女名靈照製竹漉籬賣之以供朝夕愚按象山慈湖雖皆禪然慈湖之禪直象山之禪深慈湖明尊達磨明稱龐氏明祖述孔叢子僞書之言明說鑑象反觀果恭流汗之悟一切吐露無隱若象山則遮掩諱藏一語不肯如此道矣此二人學術同而心術異處

陸子曰此道之明如太陽當空群陰畢伏象山語錄

楊慈湖曰道心發光如太陽洞照又曰人心至靈至神虛明無體如日如鑑萬物畢照慈湖遺書

朱子嘗謂浙間有般學問是得江西之緒餘只管教人合眼端坐要見一箇物事如日頭相似便謂之悟此大可笑正是指此

通按禪陸以頓悟爲宗是故其始之求悟也有養神之功焉其終之旣悟也有鏡象之驗焉如象山每教學者閉目正坐慈湖亦教人合眼端坐詹阜民無事安坐瞑目夜以繼日皆養神求悟之功也

如宇宙字義之省下樓扇訟反觀黒森鼓聲之覺
輕靈之見靈光之拜皆頓悟鏡象之妙也凡此皆
陸學骨髓所在皆勘破陸學根本也從前遮掩術
行雖老師宿儒爲所惑此編除去遮掩專究骨髓
其禪不待智者而辨矣

陸子曰有一段血氣便有一段精神有此精神却不
能用反以害之　精神不運則愚血氣不運則病象山語錄

按養生家有元精元氣元神之說象山論學亦兼
包此意但含蓄不露近日王陽明始發其蘊陽明

答人書云精一之精以理言精神之精以氣言理者氣之條理氣者理之運用原非有二事也但後世儒者之說與養生之說各滯於一偏是以不相爲用前日精一之論雖爲愛養精神而發然而作聖之功實亦不外是矣又曰養德養身只是一事果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專志於是則神住氣住精住而仙家所謂長生久視之說亦在其中矣

愚按陽明此說實發象山之蘊以誘人也然象山陽明俱未及六十而卒養生之說亦虛妄矣乃假精一戒懼之旨以文之其侮聖言誑後學也孰甚

老子曰谷神不死（谷者養也）又曰治人事天莫若嗇夫惟嗇是謂早服早服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是謂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朱子曰此語是就養精神處說）

莊子曰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薛文清公曰老莊雖翻騰道理愚弄一世奇詭萬變不可模擬卒歸於自私與釋氏同愚按象山陽明正是翻騰愚弄卒歸自私與釋老同也

胡敬齋曰儒者養得一箇道理釋老只養得一箇

精神儒者養得一身之正氣釋老養得一身之私氣按此言見得極分明近世學術真似是非同異之辨决於此

章仲至云象山先生講論終日不倦夜亦不困若法令者之爲也連日應酬勞而早起精神愈覺炯然問曰先生何以能然先生曰家有壬癸神能供千斛水象山年譜

包顯道云侍登鬼谷山先生行泥塗二三十里云平日極惜精力不肯用以留有用處所以如今如是健諸人皆困不堪象山語錄

按象山嘗問李伯敏云日用常行覺精健否又嘗誦詩云自家主宰常精健逐外精神徒損傷愚謂論學主於精健正陷釋老自私自利孔孟何嘗有養精神之説惜精力務精健之教哉家有壬癸神二語佛偈也

陸子與涂任伯書云其氣禀素弱年十四五手足未嘗温煖後以稍知所向體力亦隨壯也今年過半百以足下之盛年恐未能相逮何時合并以究斯義象山文集

知所向究斯義皆是指養神一路胡敬齋曰異端

人多強壯是其心無思慮精神不曾耗損故魂強魄盛費一生工夫只養得這私物事觀象山正同

朱子荅程正思書云世學不明異端䝉起大率皆便於私意人欲之實而可以不失道義學問之名以故學者翕然趨之朱子文集

此語切中陸學一泒之病

或言金溪其學專在踐履之說朱子曰此言雖是然他意只是要踐履他之說耳朱子語類

按近世皆以象山專務踐履不尚空言一切被他謾過被他嚇倒不知其意只是要踐履他養神之

說耳豈可輕信其言而不察其所踐履何事哉

陸子與邵叔誼書云此天之所以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立此者也積善者積此者也集義者集此者也知德者知此進德者進此也同此之謂同德異此之謂異端象山文集

陸子曰苟學有本領則知之所及者及此也仁之所守者守此也時習之習此也說者說此也樂者樂此也如居高屋之上建瓴水矣學苟知本六經皆我註脚

伐南山之竹不足以受我辭然其會歸總在於此象山

象山講學專管歸此一路只用一此字將聖賢經書都横貫了恣其推擹從來文字無此樣轍

朱子曰聖賢之教無内外本末上下今子靜却要理會内不管外面却無此理硬要轉聖賢之說爲他說寧若爾說且作爾說不可誣罔聖賢亦如此

又曰他所見旣如此便將聖賢說話都入他腔裏面不如此則他所學無據這都是不曾平心讀聖賢之書只把自家心下先頓放在這裏却捉聖賢說話壓在裏面

陸子靜之學自是胸中無奈許多禪何看是甚文字不過假借以說其胸中之所見者耳據其所見本不須聖人文字他卻須要以聖人文字說者此正如販私鹽者上面須得數片鮝魚遮蓋方過得關津不被人捉了耳 並朱子語類

前二條是說援儒入佛後一條是說借儒掩佛總言皆是陽儒陰佛也

朱子曰某常謂人要學禪時不如分明去學他禪祗一棒一喝便了今乃以聖賢之言夾雜了說都不成箇物事道是龍又無角道是蛇又有足 朱子語類

朱子答孫敬甫書云陸氏之學在近年一種浮淺頗
僻議論中固自卓然非其儔匹其徒傳習亦有能修
身治家以施政者但其宗旨本自禪學中來不可掩
諱當時若只如晁文元陳忠肅諸人分明招認着實
受用亦自有得力處不必如此隱諱遮藏改名換姓
欲以欺人而亦不可欺徒以自欺而自陷於不誠之
域也若於吾學果有所見則彼之言釘釘膠粘一切
假合處自然解拆破散收拾不來矣少時喜讀禪學
文字見杲老與張侍郎書云左右既得此欛柄入手
便可改頭換面却用儒家言語說向士大夫接引後

來學者後見張公經解文字一用此策但其遮藏不密索漏露處多故讀之者一見便知其所自來難以純自託於儒者若近年則其爲術益精爲說浸巧拋閃出沒頃刻萬變而幾不可辨矣然自明者觀之亦見其徒爾自勞而卒不足以欺人也朱子文集

張侍郎張子韶也名九成號無垢後世學術陽儒陰釋之禍實起于宗杲之教子韶所關非小矣朱子雜學辨謂凡張氏所論者皆陽儒而陰釋其離合出入之際務在愚一世之耳目而使之恬不覺悟以入乎釋氏之門雖欲復出而不可得按此言

尤發揣深中陸學一派之弊俱無以逃此矣因知
記曰張子韶以佛旨釋儒書改頭換面將以愚天
下之耳目其得罪於聖門甚矣而近世之談道者
猶或陰祖其故智往往假儒書以彌縫佛學律以
春秋誅心之法吾知其不能免夫
按近世假儒書以行佛學正猶昔人所謂挾天子
以令諸侯挾天子者意不在於天子不過假天子
以行其脅制天下之私耳假儒書者意不在於儒
書不過借儒書以行其扇誘來學之計耳朱子答
程允夫書云挾天子以令諸侯乃權臣跋扈借資

以取重於天下豈眞尊主者哉若儒者論道而以
是爲心則亦非眞尊六經者此其心術之間反覆
畔援去道已不啻百千萬里之遠矣此言深中近
世雜學之病
朱子文集有讀兩陳諫議遺墨謂王安石之於周
禮乃姑取其附於己意者而借其名高以服衆口
豈眞有意於古者哉今按象山之援引經書正是
此弊陽明之集朱子定論亦是此弊嗚呼聖賢之
言何不幸而爲後人飾己欺世之資也張東海詩
云金鍮寶鈿圖珠䴏眼底何人辨眞僞愚辨陸學

深有感於茲言

按有宋一代禪學盛行一時名臣賢士不獨晁文元陳忠肅好之如富鄭公呂申公韓持國趙閱道諸賢皆好之然皆是明言而直好之不爲隱諱改換不害其爲誠慤也亦以可爲清心寡欲之助而好之不敢以聖學自居以傳道自任不失其爲本分也自象山出而後隱諱改換而誠慤亡自象山出而後以聖傳自任而不安其分因知記謂後世乃有儒其名而禪其實諱其實而徒侈其名吾不知其反之於心果何如也嗚呼此誠世道之降而

孔子所以有古之狂愚之歎與

學蔀通辨後編卷上終

學蔀通辨後編卷中

此卷所載明陸學下手工夫在於遺物棄

黜慮專務虛靜以完養精神其爲禪顯然也

吳顯仲問云其何故多昏陸子曰人氣禀清濁不同

只自完養不逐物即隨清明纔一逐物便昏眩了人

心有病須是剥落剥落得一番即一番清明後隨起

來又剥落又清明須是剥落得淨盡方是

陸子問李伯敏云近日日用常行覺精健否胸中覺

快活否伯敏荅云近日别事不管只理會我亦有適

意時先生云此便是學問根源也若能無懈怠暗室

屋漏亦如此造次顛沛必於是何患不成故云君子以自昭明德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只用心於枝葉不求實處 並象山語錄

所謂只自完養不逐物謂別事不管只理會我即管歸無事安坐閉目養神一路陳白沙謂致養其在我者而勿以聞見參之去耳目支離之用全虛圓不測之神即同此工夫頭腦

陸子曰心不可泊一事只自立心人心本來無事胡亂被事物牽將去若是有精神即時便出便好若一向去便壞了

既知自立此心無事時須要涵養不可便去理會事

人不肯心閑無事居天下之廣居須要去逐外着一

事印一說方有精神

人心只愛去泊着事教他棄事時如鶻孫失了樹更

無住處　古人精神不閑用不做則已一做便不徒

然所以做得事成須要一切蕩滌莫留一些方得並象

山語

錄

此皆陸學養神要訣此即佛氏以事爲障之旨

慈湖遺書云近世學者沈溺乎義理之意說胸中

常存一理不能忘捨捨是則豁然無所憑依故必

置理字於其中不知聖人胸中初無如許意度愚

按象山猶是說事障慈湖則說理障矣然理不能

外事事不能外理二者病則一般

陸子曰凡事莫如此滯滯泥泥某平生於此有長都

不去着他事凡事累自家一毫不得

內無所累外無所累自然自在有一些子意便沉重

了

如何容人力做樂循理謂之君子

學者不可用心太緊深山有寶無心於寶者得之

仲弓為人冲靜寡思日用之間自然合道

資禀好底人闊大不小家相不造作閑引惹都不起
不動自然與道相近
今人只是去些子凡情不得相識還如不相識云云
如此始是道人心
黄百七哥今甚平夷閑雅無營求無造作甚好
學者要知所好此道甚淡人多不知好之只愛事骨
董
君子之道淡而不厭淡味長有滋味便是欲人不愛
淡却只愛熱鬧人須要用不肯不用人須要爲不肯
不爲

此道非爭競務進者能知惟靜退者可入
風恬浪靜中滋味深長人資性長短雖不同然同進
一步則皆失同退一步則皆得
人能退步自省自然與道相入　陸象山語録
按此數條只是要得閑曠虛靜恬淡退縮意念皆
忘絲毫無累任其自然自在以為完養精神之地
朱子嘗謂看子靜意思只是禪誌公云不起纖毫
修學心無相光中常自在他只是要如此然豈有
此理嗚呼信矣
朱子答石子重書云許順之留書見儆甚至但終

有桑門伊蒲塞氣味云不如棲心淡泊於世少求
時玩聖賢之言可以資吾神養吾真者一一勘過
似此說話皆是太病今按象山氣味全與許順之
同朱子嘗謂冷淡生活即此可見象山所引經言
亟是取資神養真也
莊子刻意篇云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淡而無
爲動而以天行此養神之道也達生篇云棄事則
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夫形全精復與天爲一天
道篇云水靜則明燭鬚眉水靜猶明而况精神聖
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鑑也萬物之鏡也夫虛靜恬

淡寂寞無爲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者萬物之本也明此以南向堯之爲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爲臣也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以此退居而閒遊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進爲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愚按今人只疑陸學根本於禪不知禪陸之學皆根本莊子觀此明矣

釋氏息心銘云無多慮無多智安心偈云人法雙靜善惡兩忘自心真實菩提道場卧輪禪師云卧輪有伎倆能斷百思想對境心不起菩提日日長

其禪師云但能莫存知見泯絕外緣離一切心即汝眞性又曰無心即是道莫學佛法但是休心達磨謂二祖曰汝但外息諸緣可以入道捴諸說具見傳燈朱子謂但讀近歲佛者之言則知其源委所在此類可見

羅豫章先生詩云聖道由來自坦夷休迷佛學惑他岐死灰槁木渾無用緣置心官不肯思今按象山每謂心不可泊一事謂都不起不動無需求造作引惹謂須一切蕩滌剝落凈盡豈非所謂死灰槁木而置心官於不思乎至門人楊慈湖則又明

言曰道非心思所可知非言語所可及可覺不可
求又曰默而識之覺也不可思也不可言也嗚呼
其視聖賢思睿思誠九思慎思學而不思則罔思
之弗得弗措之教悖戾甚矣
陸子曰某觀人不在言行上不在功過上直截雕出
心肝
又曰惡能害心善亦能害心如濟道是爲善所害象山
語録
按象山此論不管言行功過不分善惡而專說心
尤悖道入禪之甚象山於詹阜民下樓之覺徐仲

誠鏡象之見皆是不在言行功過而直截觀心也
卽佛氏直取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之餘智也
惡能害心善亦能害心謂心不可一有所思不拘
善惡皆勞費精神也卽慧能不思善不思惡安心
偈欲善惡兩忘之故轍也象山嘗謂心不可泊一
事等語皆卽此意也

又按善能害心之說亦卽佛氏以理爲障之意

陸子曰學有本末顏子聞夫子三轉語其綱旣明然
後請問其目夫子對以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顏
子於此洞然無疑故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本末

之序蓋如此今世論學者本末先後一時顛倒錯亂曾不知詳細處未可遽責於人如非禮勿視聽言動顏子已知道夫子乃語之以此今先以此責人正是躐等 象山語録

按四勿之訓卽克己切要工夫原非兩截事學者修身入道莫急於此象山何得分本末先後謂未可先以此責人顏子已知道乃語此耶蓋其禪見不在言行功過而直截說心以克己爲明心根本之功而四勿爲粗迹事爲之末妄生分別亂道誤人也象山專欲學者明心而視聽言動非禮不恤

正佛氏直取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也朱子嘗
謂良心日用分為兩截此其為說乖戾狠悖大為
吾道之害又謂今人論道只說心不說身外面有
過言過行更不管却云吾正其心正指此也
愚謂象山只說一箇心而以讀書求義為末猶可
只說一箇心而以視聽言動亦為末甚矣近世只
知陸學不讀書之為不可而不知其不泊事不管
言行功過不分善惡不恤視聽言動非禮之尤大
不可也近世只疑象山偏於尊德性而流於禪而
不知其分明惹類帶來達磨慧能正法眼藏也嗚

呼陸學至此少明矣

陸子曰不專論事論末專就心上說象山語錄

象山一生論學總腦在此愚攷孔門論學罕言心專說實事如說非禮勿視聽言動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之類未聞不論事論末而專就心上說也至孟子七篇說心始詳然究其旨皆是以良心對利欲而言若象山之言心乃對事而言一主於窮欲存心一主於棄事澄心二者言似而指殊正儒釋毫釐千里之判

愚嘗究陸學自謂先立其大甚矣欺人夫孟子之

先立其大也道心爲主而不使欲得以害心陸氏則養神爲主而惟恐事之害心惟恐善之害心天淵之別若何而同也孟子之先立其大也曰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陸學則曰不可思也心不可泊一事也氷炭之反若何而同也象山假此語以飾巳欺人而近世未有能破其說者故是不得不爲覼辨終編尤詳

陸子曰如今讀書且平平讀未曉處且放過不必太滯

讀書不必窮索

舉一學者詩云讀書切戒在荒忙涵泳工夫興味長未曉莫妨權放過切身須要急思量自家主宰常精健逐外精神徒損傷寄語同遊二三子莫將言語壞天常

學者須是打疊田地淨潔若田地不淨潔則奮發植立不得亦讀書不得若讀書則是假寇兵資盗糧（並象山語録）

陸子與胥必先書云常令文義輕而事實重於事實則不可須臾離於文義則曉不曉不足爲重輕（象山文集）

事實二字已見前謂事實不可須臾離切身須要

急思量專務完養精神也讀書不必窮索不必太滯惟恐逐外損傷精神也未曉莫妨權放過文義曉不曉不足爲重輕言讀書之無益也言語壞天常讀書假寇資盜言讀書之反害也嗚呼象山之旨明矣

陸子曰尋常懈怠起時或讀書或誦詩歌或理會一事或整肅几案筆硯借此以助精彩然此是憑物須要識破因問去懈怠曰要須知道不可須臾離乃可

象山語録

陸子與邵中孚書云告子一篇自牛山之木以下等

常讀之其淩灌培植之益當日深月固也其卷首與告子論性處却不必深考恐其力量未到則反惑亂精神　象山文集

近世只知象山嘗言讀書而不知其讀書之故在於借助精彩也淩灌培植也皆爲完養精神計也正許順之謂時玩聖賢之言可以資吾神養吾真只此一路也抑象山於此尤含蓄焉夫以讀書等爲憑物須識破則書可不必讀矣以孟子論性猶爲惑亂精神則他書無復可讀者矣象山之意只在不讀書而遮前掩後巧爲辭說也不若慈湖白

沙雖禪然質直無隱

陳白沙荅趙提學書云吾始從吳聘君學其於古聖賢之書蓋無所不講然未知入處比歸白沙杜門不出日靠書冊尋之忘寢忘食如是者亦累年而卒未得焉於是舍彼之繁求吾之約惟在靜坐久之然後見吾此心之體隱然呈露常若有物於是渙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在兹乎又與賀黃門書云爲學須從靜中坐養出箇端倪方有商量處未可便靠書冊也愚按不靠書冊惟在靜坐陸學養神要訣只此八字呈露端倪二語即說鏡象之

見白沙可謂無憾乎爾矣

白沙詩云耳目無交不展書此身如在太淸居此語形容禪會亦切崇正辨記釋神悟謂典籍皆心外法味之者勞而無證今按象山白沙所見不出神悟範圍

陸子曰某自來非由乎學自然與一種人氣相忤纔見一造作營求底人便不喜有一種冲然淡然底人便使人喜以至一樣衰底人心亦喜之

今人畧有氣燄者多只是附物原非自立也若其則不識一箇字亦須還我堂堂地做箇人並象山語錄

象山嘗謂六經皆我註脚此又明謂不由乎學謂
不識一箇字亦堂堂做人其禪尤爲明白
象山皇極講義云其心正其事善雖不曾識字亦
自有讀書之功象山素論每如此嗚呼孔孟曾有
不識字之教耶惟禪佛乃不假言語文字可以識
心見性矣朱子嘗謂禪家悟後光明自發雖不識
字底人便作得偈誦陳白沙引吳草廬謂提耳而
誨之可使不識一字之凡夫立造神妙正與象山
符節契合
陳白沙詩云古人棄糟粕糟粕非真傳吾能握其

機何用窺陳編又曰吾心内自得糟粕安用那愚

按糟粕之說出自老莊王弼何晏之徒祖尚虛無乃以六經爲聖人糟粕遂致壞亂天下白沙奈何以爲美談至教與象山註脚之說相倡和哉

或問先生何不著書陸子曰六經著我我著六經仰首攀南斗翻身倚北辰舉頭天外望無我這般人

象山語録

按象山精神心術氣象言語無一不禪味此言其矜悖自高氣象婉然在目自古聖賢曷嘗如此此正佛氏天上天下惟我獨尊也近世學者狂誕大

言其弊皆象山始傳燈録智通禪師偈云舉手攀
南斗廻身倚北辰出頭天外見誰是我般人又釋
氏謂一大藏教只是一箇註脚嗚呼來歷明矣
陸子與姪孫濬書云學者之不能知至久矣非其志
識度越千餘年名世之士則詩書易春秋論孟大學
中庸之篇正爲陸沉眞柳子厚所謂獨遺好事者藻
繪以矜世取譽而已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之心
將誰使屬之耶 象山文集
象山只說一箇心而以經書爲註脚又爲陸沉甚
矣

王陽明嘗撰尊經閣記謂聖人之述六經猶世之祖父遺子孫以名狀數目以記籍其家之産業庫藏而已惟心乃産業庫藏之實也世儒不知求六經之實於吾心而徒考索於影響牽制於文義是猶子孫不務守視享用其産業庫藏之實積至為窶人丐夫而猶指其記籍曰斯吾産業庫藏之積也嗚呼陽明此言直視六經為虛器贅物真得糟粕註脚之嫡傳矣陳白沙詩云六經盡在虛無裏萬理都歸感寂中又曰千古遺編都剩語晚生何敢復云云即與象山陽明無異旨矣困知記曰自

象山有六經皆我註脚之言流及近世士之好高欲速者將聖賢經書都作沒緊要看了將想坐禪入定矣一言而貽後學無窮之禍象山其罪首哉

愚按近世宗尚陸學者皆自幼從朱子之教讀聖賢之書理頗明矣然後厭淺近而好高奇厭繁難而趨簡徑其議道述言高談闊論雖曰宗陸而實朱子之教先有以啓佑培植之也使其自幼卽從象山之教而捐書絕學遺物棄事屏思黜慮閉目合眼專一澄心不以言語文字爲意不恤視聽言動非禮不知成甚麽人君子試於此思之則陸學

之是非不難見矣

朱子荅汪尚書書云夫道固有非言語臆度所及者然非顏曾以上幾於化者不能與也今日為學用力之初正當學問思辨而力行之乃可以變化氣質而入於道顧乃先自禁切不學不思以坐待其無故忽然而有見無乃溺心於無用之地玩歲愒日而卒不見其成功乎就使僥倖於恍惚之間亦與天理人心敘秩命討之實了無交涉其所自謂有得者適足為自私自利之資而已此則釋氏之禍橫流稽天而不可遏者有志之士所以隱憂浩歎而欲火其書也朱子

恍惚鏡象之見陸學以爲至道朱子乃以爲與天理人心叙秩命討之實了無交涉氷炭决此
傳燈錄南嶽懷讓禪師見一僧常日坐禪師曰大德坐禪圖什麼曰圖作佛師取一磚於石上磨僧曰作什麽師曰磨作鏡僧曰磨磚豈能成鏡師曰坐禪豈能成佛耶朱子語類云昔日了老專教人坐禪杲老不以爲然著正邪論排之愚按陸學欲靜坐養神以成聖即與僧家坐禪成佛之說同一機軸也坐禪之說浮屠之有識者每非之陸氏之

說使過懷疑其能免磨磚之誚耶朱子荅汪尚書

即磨磚之誚也

朱子荅林擇之書云大抵好高欲速學者之通患而爲此說者立論高而用功省適有以投其隙是以聞其說者欣然從之惟恐不及往往遺棄事物脫畧章句而相與馳逐於虛曠冥漠之中其實學禪之不至而自託於吾學以少避其名耳道學不明變怪百出以欺世眩俗後生之有志者爲所引取陷於邪妄而不自知深可悼懼也朱子文集

禪病只是遺棄事物脫畧章句二端

朱子曰子靜尋常與吾人說話會避得箇禪字及與其徒却只說禪

子靜雖占姦不說然說話間自有箇痕跡可見子靜只是人未從他便不說及鈎致得來便直是說方始與你理會又曰子靜雜禪又有術數或說或不說並朱子語類

朱子此等說話雖出象山心肝近世學者未及察佛書云初以欲鈎牽後引入佛智此禪家牢籠誘致之術今按象山假借儒書鈎致後學正是用此術

朱子曰子靜説話常是兩頭明中間暗或問暗是如何曰是他那不説破處他所以不説破便是禪家所謂鴛鴦繡出從君看莫把金針度與人他禪家自愛如此

某嘗説陸子靜説道理有箇黒腰子其初説得瀾翻極是好聽少間到那緊處時又却藏了不説又別尋一箇頭緒瀾翻起來所以都捉他那緊處不着（並朱子語類）

此皆禪陸遮掩深機非朱子未易看得他破

或曰此編所採多象山語録之言而鮮及其文集書疏何耶曰象山文集與人論辨書疏皆翻謄改

換假借遮掩大言闊論一味呵罵世學之非求其指陳下手工夫則寥寥不及及閱語錄與門人口傳私授之言然後所謂養神一路工夫始見此正是象山禪機深處當時惟朱子識破他蓋文集者象山之鴛鴦譜而語錄則象山之金針也文集者朱子所謂與吾人說話會避得箇禪字而語錄則所謂與其徒却只說禪者也區區此編惟欲明其養神一路以著其為禪之實所以詳於語錄而略於文集也近世不知此弊皆只據信其文集而不究觀其語錄如何不為所謾邪

象山語録記李伯敏呈所編語録先生云編得也
是但言語微有病不可以示人自存之可也愚按
象山每荅人書既文字多即傳播四出惟恐人不
知伯敏所編語録乃謂不可以示人此尤可以識
象山之意葢語録具載養神下手工夫禪病咸在
若以示人則人識破其禪矣以故不欲示人乃若
荅人書疏則遮掩得密實難識得他破以故傳播
不憚此正朱子所謂鴛鴦繡出從君看莫把金針
度與人於此尤可驗愚爲此編不獨辨明象山學
術并象山心術無所遁矣昔人謂論語鄉黨一篇

畫出一箇聖人恐爲此編分明畫出一箇象山矣陳白沙亦云莫道金針不傳與江門風月釣臺深

朱子荅呂子約書云學者於道徒習聞於其外之文而不考其中之實者往往類此王介甫所以惑主聽而誤蒼生亦只是此等語耳豈可以此便爲極至之論而躋之聖賢之列儞以斯道之傳哉以此等議論爲極至便是自家見得聖賢道理未曾分明被他嚇倒也朱子文集

蘇子由古史嘗譏司馬遷疎畧而輕信朱子深取之此書正説學者疎畧輕信之弊類如此也葢假

聖言以文其私者固莫逭其欺誑之咎亦由遇之
者習聞其外之文而不考其中之實跡畧輕信陷
於其術而不自知也王介甫之告君也一則曰堯
舜二則曰堯舜神宗信其言而不考其實於是爲
其所陷而興利殃民之說行矣陸象山之講學也
一則曰孔孟二則曰孔孟後學信其言而不考其
實於是爲其所陷而明心見性之說行矣朱子所
謂嚇倒一言深切時弊
朱子語類謂王安石學問高妙出入於老佛之間
其政事欲與堯舜三代爭衡只是本原不正義理

不明終於遺禍朱子答劉季章書謂臨川前後二公巨細雖有不同然原其所出則同是此一種見識可以爲戒而不可學也近日霍渭厓所著象山學辨謂王安石以自信亂天下陸子靜以自信誤後世若二人者其名教萬世之罪人與斯言皆萬世公案

許行父謂陸子靜只要頓悟更無工夫朱子曰如此說不得不曾見他病處說他不倒大抵今人多是望風便駡將去都不曾根究到見他不是須子細推原怎生不是始得此便是窮理朱子語類

按近世學者辨陸最難其以象山爲孔孟之學者固是疎畧輕信被他嚇倒其以爲偏於尊德性亦尚被他遮掩送箇好題目與他以爲似禪流於禪者亦只是知其皮膚而已至此望風罵去則亦未知所以辨陸之要也何謂辨陸之要養神一路是已首卷所載養神所得之體段此卷所載養神下手之工夫下卷所載養神之患害皆辨陸之要也皆推原根究他不是處也自朱子沒後無人根究到此嘗謂象山在當時不合遇一朱子在後世不合遇一陳其次第將禪蔀相將發盡了陸學自此

難乎遁掩矣

近世學者動曰朱陸同異愚謂欲辨陸學未須與朱子較同異緊要直須與孔孟較同異與禪佛較同異若陸學果與孔孟同與禪佛異則其學是矣則其與朱子之同不待辨矣若陸學果與禪佛同與孔孟異則其學非矣則其與朱子之異不待辨矣若不辨陸學與禪佛同異而徒與朱子較同異已落在枝節非根本之論矣多此一重辨矣故今此編專以孔孟禪佛爲證以此

或曰朱子辨陸學止說到陽儒陰佛改換遮掩處

未嘗說及養神一路子於此編始究言之何也曰養神一路即象山所遮掩而陰佛之實也當時象山止與門人私授口傳未嘗形於書疏文字是以朱子無從知之辨之也此編據語錄推究而後其禪實始白也苟徒曰陰佛曰遮掩而不說破養神一路未免無徵不信近世學者多疑朱子究錄緣此而致強爲早晚之說以通之也背達磨將滅謂其人得吾皮其人得吾肉道育得吾骨慧可得吾髓愚謂如近世似禪流禪之議皆象山皮膚也朱子改換遮掩之說始得象山之骨也此編養神一

路則象山之髓也是故論人必得其髓而後無遁情無遺蔀矣朱子嘗謂象山却成一部禪區區此編作方成象山一部禪矣

學蔀通辨後編卷中終

學蔀通辨後編卷下

此卷所載者象山師弟顛倒錯亂顛狂失心之弊

其禪病尤昭然也

陸子與王順伯書云兄前與家兄大槩謂儒釋同其

嘗以義利二字判儒釋又曰公私其實即義利也惟

義惟公故經世惟利惟私故出世儒者雖至於無聲

臭方體皆主於經世釋氏雖盡未來際普度之皆主

於出世從其教之所由起者觀之則儒釋之辨判然

矣 象山文集

朱子曰向見子靜與王順伯論佛云釋氏與吾儒所

見亦同只是義利公私之間不同此說不然若是同時何緣得有義利不同只被源頭便不同吾儒萬理皆實釋氏萬理皆空朱子語類

按近世論儒佛多謂本同末異象山卽是此意也朱子文集所稱李伯諫亦云儒佛見處旣無二理其設教何異也蓋儒教本人事佛教本死生此言卽與象山合轍本人事卽是主經世本死生卽是主出世也

按近世異學同主養神然老莊則欲主之以長生禪佛則欲主之以出世陸學則欲主之以經世本

同而末異皆非天理之自然一出於私智之安排作弄眞胡文定所謂人人各說一般見解誑嚇衆生而已

陸子曰釋氏謂此一物非他物故也然與吾儒不同吾儒無不該備無不管攝釋氏了此一身皆無餘事公私義利於此而分矣 象山語録

此語即同前意此一物即明心鏡象本來面目也

王陽明嘗云佛氏本來面目即所謂良知格物致知之功即佛氏之常惺惺體段工夫大畧相似但佛氏有箇自私自利之心所以不同耳即此一種

議論

按道一編指答王順伯等語謂陸子亦嘗闢佛愚謂篁墩大被人謾矣朱子嘗謂張子韶改頭換面陰予而陽擠之將以自葢其迹而幸人之不疑已因知記謂李翺於佛取其微旨而姑闢其粗迹以無失爲聖人之徒又謂吾儒有陰實尊用其說而陽闢之者葢用禪家訶佛罵祖之機者也象山正是此弊嗚呼禪佛已近似惑人又加以改頭換面又加以訶佛罵祖安得不惑人愈甚而辨之愈難耶可畏也哉

問先生作書攻王順伯也不是言釋也不是言儒惟理是從否陸子曰然象山語録

朱子嘗謂依遠兩間陰爲佛釋之地此正陸學心髓矣王陽明文録或問釋與儒孰異乎曰子無求其異同於儒釋求其是者而學焉可矣正同此一種見

按象山謂釋氏了此一身皆無餘事而自謂無不該備無不管攝爲公私義利之分愚謂釋氏聞此言恐未必服將反唇相稽曰吾佛之道先天地而爲萬物主吾性周法界吾光明寂照遍河沙吾之

道殆無不該備無不管攝也汝之道乃亦只有養神一路專教人棄事不泊事以求頓悟鏡象也專惜精力務精健求淨潔快活自私自利也汝之道殆只是了此一身皆無餘事也何得責人則明恕已則昏也汝自葉之根無一而非剿吾之見襲吾之說竊吾之宗旨盜吾之緒餘以掩取虛名於天下何得訶佛罵祖陽離陰合以求附於孔孟不知孔孟之徒亦有具隻眼者困將視見汝之肺肝看破汝之骨髓豈爲汝所遮掩也天下之道二非儒則佛非佛則儒無依違竝立之理舍口欲之而必

爲之辭汝欲學佛則全是佛無陰予陽擠汝欲爲儒則全爲儒無陽儒陰佛始有安身立命處毋致人謂汝儒不儒佛不佛道是龍又無角道是蛇又有足也毋致人謂汝欲以欺人而人不可欺徒以自欺而自陷於不誠之域也使陸子聞斯言也不知何辭以對

陸子曰今世儒者類指佛老爲異端孔子曰攻乎異端孔子時佛教未入中國雖有老子其說未著却指那箇爲異端蓋異字與同字爲對雖同師堯舜而所學異緒與堯舜不同此所以爲異端也因儆學者攻

異端曰天下之理將從其繁且難者而學之乎學者何苦於繁難之說而不爲簡易之從乎　象山語類

陸子荅薛象先云異端之說出於孔子今人鹵莽專指佛老爲異端不知孔子時固無佛教其惡鄉愿論孟中皆見之獨未見其排老氏則所謂異端者非指佛老明矣　象山文集

按象山前言猶依違兩間陽離陰合至此二條則明引孔子之言以回護佛老矣所云同師堯舜而所學異緒儆學者攻異端而歸於繁難則攻詆朱子矣回護佛老不爲異端而詆朱子之教爲異端

顛倒乎戾甚矣

陸子曰學者須當有所立免得臨時爲利害所動朱季繹云如敬肆義利之說乃學者持己處事所不可無者先生云不曾行得說這閑言長語則甚如此不已恐將來客勝主以辭爲勝朱云近日異端邪說害道使人不知本先生云如何朱云如禪家之學人皆以爲不可無者又以謂形而上者所以害道使人不知本先生云吾友直道甚底是本又害了吾友甚底來自不知己之害又烏知人之害包顯道嘗云人皆謂禪是人不可無者今吾友又云害道兩箇却好縛

做一束今之所謂害道者都是這閑言語
謂李伯敏云吾友分明是先曾知此理來後被異端
壞了異端非佛老之謂異乎此理如季繹之徒便是
異端　象山語錄

此二條象山所論尤爲狠悖夫季繹以敬肆義利
爲學者持己處事所不可無此乃聖賢教人第一
義象山柰何指爲閑言長語異端害道也究季繹
三轉語實切箴規殆有意爲象山忠臣者而不知
象山喜諛惡直不喜人規嫉正黨邪全不睹是也
謂禪學不害道而季繹之言爲害道謂異端非佛

老而季繹爲異乎此理象山顛倒謬亂不堪點檢甚矣

按霍渭厓象山學辨有曰陸子之學以是而非其強辨浮辭足以亂正而惑俗又曰陸子於佛老陽叱其名而陰食其實又借孟子口涎之似以誇張之者也又曰陸子者矜恃自高喜人已諛不喜人已規長舌利口文飾格言以遂其自蒲之陋者也老佛儒三者混而一之者也愚按此言自未嘗識破象山者觀之未有不疑其宪者惟閱此編一遍然後知其句句切中象山骨髓矣

陸子贈僧允懐說云懐上人學佛者也尊其法教崇其門庭建藏之役精誠勤苦經營未幾駸駸向乎有成何其能哉使家之子弟國之士大夫舉能如此則父兄君上可以不詔而仰成豈不美乎 象山文集

按姦僧誑誘愚俗罔奪民財以尊夷狄之法教崇無君無父淪滅三綱之門庭此明王之所禁而聖賢之所必斥也象山乃亟加褒譽美其經營嘉其勤苦至欲使子弟士大夫舉效之顛倒錯亂尚孰有甚於此

陸子與顏子堅書云向在八石時常納區區之忠既

而子堅遂變儒服端以爲迂拙之言必嘗見棄屬者
屢蒙見過每於鄙言謂有所啓追念疇昔爲之慨然
乃知高明終當遠到向來不求聲名不較勝負之語
更願加察道非口舌所能辨子細向脚跟下點檢豈
能自謾象山文集
按象山與詹子南書云顏子堅已去髮胡服蓋子
堅變儒服爲僧矣夫門人致變服爲僧象山乃不
加斥責而曲爲諛辭以相容悅猶曰高明終當遠
到猶曰道非口舌所能辨嗚呼髡首而胡服矣不
知所到者尚何道耶淪胥爲夷不自覺也悲夫

朱子答顏子堅書云所謂古人學問不在簡編必有所謂統之宗會之元者僕之愚於此未喻聖人教人博文約禮學問思辨而力行之不可誣也若曰學以躬行心得爲貴而不專於簡編則可若曰不在簡編而惟統宗會元之求則是妄意躐等以陷于邪說詖行之流矣又聞不念身體髮膚之重天叙天秩之隆方將毁冠裂冕以從夷狄之教則又深爲惘然豈亦所謂統宗會元者之爲祟而使吾子至於此耶聞已得祠曹牒晃剃有期急作此附遞奉報願吾子於此更入思慮更與子靜謀之朱子文集

按顔子堅棄儒爲僧象山未聞諫止朱子懇懇然欲救止之而不可得也因統宗會元之爲祟遂至毀冠裂冕釋累出家以求之其喪心良可悲痛

因坐中有江西士人問爲學朱子曰公門都被陸子靜誤教莫要讀書誤公一生使公到今已老此心倀倀然如村愚拍肓無知之人撞墻撞壁無所知識使得這心飛揚跳擲渺渺茫茫都無所主若涉大水浩無津涯少間便會失心去何故下此一等只會失心別無合殺也傅子淵便是如此 子淵後以喪心死 豈有學聖人之道臨了却反有失心者是甚道理吁誤

人誤人可悲可痛分明是被他塗其耳目至今猶不覺悟朱子語類

按象山語録云先生於門人最屬意者惟傅子淵先生臨終前數日見子淵與周益公論道五書歎曰子淵擒龍打鳳底手段又或問今之學者爲誰先生屈指數之以傅子淵居首鄧文範次之傅季魯黄元吉又次之又象山荅陳君舉書曰子淵人品甚高非餘子比也愚按子淵爲高第首稱而乃至於失心陸學可知矣

文公說江西學者自以爲得陸删定之學高談大論

畧無忌憚忽一日自以爲悟道明日與人飲酒如法罵人某謂賈誼云秦二世今日卽位明日射人今江西學者乃今日悟道而明日罵人不知所悟者果何道也朱子語類

江西學者卽傅子淵按象山與包詳道書云朋友自仙里來者皆云蒙子淵啓發無不推服但頗有言其酒後言動殆不可考吾家長上亦罪其顛狂又有詩偈類釋子語不可以訓要之瑕瑜功罪各不相掩按此言則子淵果有酗酒顛狂之實而朱子斥之非過矣顔子堅羌觕效僧徒子淵詩偈類

釋子其邪趣一矣嗚呼以狂邪失德之人而推爲高第首稱焉謂啓發無不推服焉惟取其頓悟而一切言行功過不計焉象山顛倒至此柰何近世咸爲所蔀無人識得他破也惜哉

文公說金溪宗旨是禪分曉如禪家乾矢橛等語其上更無意義又不得別思義理將此心都禁遏定久久忽自有明快處方謂之得此之謂失其本心故下稍忿慾紛起恣意猖獗 朱子語類

朱子荅汪長孺書云所諭殊不可曉旣云識得八病遂見天理流行昭著無絲毫之隔不知如何未及旅

遲便有氣盈矜暴之失復生大疑鬱結數日首尾全不相應似是意氣全未安帖用心過當致得如此全似江西氣象其徒有今日悟道而明日醉酒罵人者嘗舉買生論胡亥之語戲之今乃復見此蓋不約而同也

朱子荅汪叔耕書云所談儒佛同異未得其要至論求乎儒者之學而以平其出入之息參之又有忘心忘形非寐非寤虛白清鏡火珠靜月𣊬現輒變之說大不可曉如此不已將有狂易喪心之病竊爲吾子憂之朱子文集

按陸學聽其言自謂聖學明心稍其弊乃至顛狂

失心學者豈可爲所欺誤伊洛淵源錄胡文定公

曰自孟子沒聖學不傳則有西方之傑窺見間隙

遂入中國舉世傾動靡然從之於是人皆失其本

心莫知所止而天理滅矣按佛學失心之禍從來

如此

朱子荅胡季隨書云詹元善書說與子靜相見甚歡

以身驗之乃知伊洛拈出敬字真是學問始終日用

親切之妙而讀書窮理以發揮之不須妄意思想頓

悟懸絕處徒使人顛狂粗率而於日用常行之處反

不得其所安也

朱子答高應朝書云所示講義發明深切遠方學者得所未聞計必有感動而興起者然此恐但可為初學一時之計若一向只如此說而不教以日用平常意思涵養玩索功夫即恐學者將此家常茶飯做箇怪異奇特底事看了日逐荒忙陷於欲速助長躁率自欺之病久之茫然無實可據則又只學得一場大話互相恐嚇而已 並朱子文集

高應朝象山門人荒忙以下數語切中陸學之病此顛狂之漸也荒忙躁率之甚則至於顛狂矣

程氏遺書言至忙者無如禪客朱子語類謂禪與
端說虛靜了後使學者忙得更不敢聽
朱子曰子靜是他會說得動人使人都恁他快活便
會使得人都恁地發顛發狂某也會恁地說使人便
快活只是不敢怕壞了人他之說却是使人先見得
這一箇物事了方下來做工夫却是上達而下學與
聖人下學上達都不相似然他才見了便發顛狂豈
肯下來做又曰他只說恁地了便是聖賢然無箇般
顛狂底聖賢朱子語類
按陸學自謂聖學明心而其弊乃至於顛狂失心

何邪朱子言之備矣蓋其始之求之也用心過當荒忙躁率欲速助長使得這心跳躑飛揚其終之得之也乍見一物光輝變現影象恍惚怪異奇特令人驚駭全身流汗其弊安得不至於顛狂而失心

問釋氏有豁然頓悟之說不知使得否倚靠得否朱子曰某也曾見叢林中有言頓悟者後來看這人也只尋常如陸子靜門人初見他時常云有所悟後來所為却更顛倒錯亂看來所謂豁然頓悟者乃是當時畧有所見果是淨潔快活然稍久則漸漸淡去了

何嘗倚靠得

子靜渠自說有見於理到得做處卻一向任私意做去全不睹是人同之則喜異之則怒（並朱子語類）

按近世多以朱子誤疑象山今觀所云顛倒錯亂全不睹是考之象山言行鑿鑿可徵是非朱子誤疑象山乃後人爲象山所欺而誤疑朱子也

朱子曰子靜之學看他千般萬般病只在不知有氣稟之雜把許多麤惡底氣都做心之妙理合當恁地自然做將去只道這是胸中流出自然天理不知氣有不好底夾雜在裏一齊滾將去道害事不害事（朱子

朱子荅吳伯豐書云異端之學以性自私又不察氣質情欲之偏而率意妄行便謂無非至理此尤害事近世儒者亦有近似之者故所見愈高則所發愈暴

朱子文集

不察氣稟偏雜而率意妄行所以至於顛倒錯亂

朱子曰陸子靜之學只管說一箇心若識得一箇心了萬法流出更都無許多事他卻是實見得恁地所以不怕天不怕地一向胡叫胡喊他學者亦然實是卒動他不得一齊恁地無大無小便是天上天下惟

我獨尊
金溪之徒不事講學只將箇心來作弄胡撞亂撞並朱
子語類
陸學胡叫胡喊胡撞亂撞安得不至顛倒錯亂
朱子曰近世有人為學專務說空說妙不肯就實却
說是悟此是不知學學問無此法才說一悟字便不
可窮詰不可研究不可與論是非一味說入虛談最
為惑人然亦但能謾得無學底人若是有實學底人
如何被他謾才說悟便不是學問奉勸諸公且子細
讀書

近世人大被人謾可笑見人胡亂一言一動便被降下了只緣自失工夫所以如此便又有不讀書之說可以誘人宜乎陷溺者多　並朱子語類

近世所以大被人謾者只緣蔀障爲害今此編三蔀旣辨陸學自此謾人恐難矣

朱子曰陳君舉書謂某不合與陸子辯諸人辨以爲相與詰難竟無深益蓋刻畫太精頗傷易簡矜持已甚反涉吝驕不如更如何方是深益若孟子之闢楊墨也只得恁地闢他說刻畫太精便只是某不合說得太分曉不似他只恁地含糊

君舉只道其不合與說只是他見不破天下事不是是便是非直截兩邊去如何恁地含糊鶻突某鄉來與說許多豈是要眼前好看青天白日在這裏而今人雖不見信後世也須有人見得此說也須回轉得幾人並朱子語類

孟子曰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朱子曰鄉來與說許多豈是要眼前好看聖賢憂世衞道之心一也

又按朱子答劉公度書云陳君舉得書殊不可曉似都不曾見得實理只是要得博雜欲包羅和會

衆說不令相傷其實都曉不得衆說之是非得失自有合不得處也愚按近世一種議論多要包羅和會朱陸不令相傷其實都曉不得朱陸之是非得失自有合不得處也君舉永嘉陳止齋傅良也吳草廬澄爲元國子司業謂學者曰朱子於道問學之功居多而陸子靜以尊德性爲主問學不本於德性其弊必偏於言語訓釋之末趙東山贊陸子象曰儒者曰其學似禪佛者曰我法無是超然獨契本心以俟聖人百世師山鄭氏曰(名玉歙人說見道一)編朱陸二先生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尊孔孟同

排釋老同以天理爲公同以人欲爲私大本達道無有不同者愚按此三言皆近世尊陸赤幟使三子早見愚此編當痛悔其大被人謾當痛悔其誑人誤人之罪不可勝贖矣

按鄭師山之言近世尤所怵惑而不能解不觀程子有云乎楊墨亦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又謂儒佛句句同事事合然而不同近世學者柰何識不及此朱子嘗謂秦漢以來傳記所載皆是說夢由今觀之近世論朱陸者眞說夢也道一編夢魘顛倒尤深也爲前人所夢魘不悟而又以夢魘後人也

奈何近日學者猶據信其夢魘顛倒之語以爲蓍
龜也嗚呼悲夫此夢何時而覺
或曰象山門人如袁燮楊簡舒璘沈煥宋史皆稱
其賢著於列傳然則陸學可盡非邪曰四子之學雖
偏而質則美者也質美者忠信篤厚天資近道也
朱子嘗謂楊敬仲議論見識自是一般而爲人簡
淡誠愨自可愛敬答潘子善書又謂禪家行得好自是
其資質爲人好耳非禪之力也如前宋呂正獻陳
忠肅諸人雖皆溺禪而不害其爲賢故楊敬仲輩
雖禪而宋史稱之蓋瑕瑜不相掩也或曰袁楊舒

沈四子著於宋史而象山不推居高第傳子淵鄧文範諸人象山亟稱而宋史不以入列傳何也曰子淵諸人之稱高於袁楊舒沈袁楊舒沈之賢行超於子淵諸人象山取其禪而宋史論其行是以所稱不同曰然則取舍之際宋史當爲優邪曰固然也象山不取賢而取子淵輩之狂妄顛倒錯亂何足憑

學蔀通辨後編卷下終